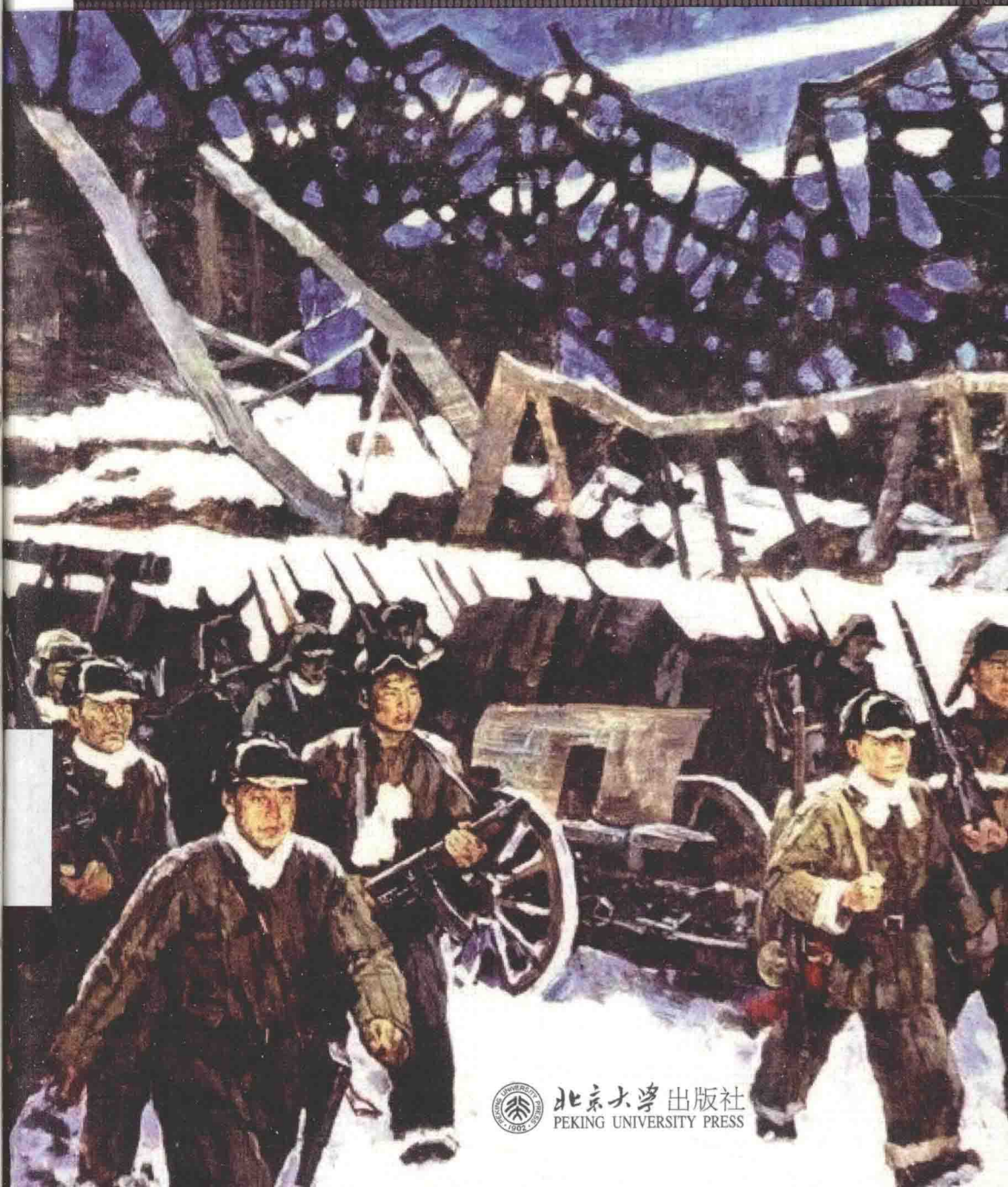


张笑天 著

# 抗美援朝

中央电视台投入巨资拍摄的电视连续剧的母本小说  
奥斯卡入围奖得主张笑天全力打造的再现历史之作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  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抗美援朝

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抗美援朝/张笑天著. —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 2015. 8

ISBN 978-7-301-25367-0

I. ①抗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长篇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009539 号

**书 名** 抗美援朝  
**著作责任者** 张笑天 著  
**策划组稿** 王炜焯  
**责任编辑** 王炜焯  
**标准书号** ISBN 978-7-301-25367-0  
**出版发行** 北京大学出版社  
**地 址**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 
**网 址** <http://www.pup.cn>  
**电子信箱** zpup@pup.cn  
**新浪微博** @北京大学出版社  
**电 话**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673  
**印 刷 者**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 
**经 销 者** 新华书店  
730 毫米×1020 毫米 16 开本 39.25 印张 518 千字  
2015 年 8 月第 1 版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 
**定 价** 89.00 元

---

未经许可,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。

**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**

举报电话:010-62752024 电子信箱:fd@pup.pku.edu.cn

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出版部联系,电话:010-62756370

# 第一章

## I

东京的夏夜潮湿而闷热,但比起麦克阿瑟梦绕情牵的菲律宾来说,仍然称得上凉爽。

这是 1950 年 6 月 24 日晚饭后的悠闲时光。道格拉斯·麦克阿瑟叼着他那特制的玉米棒心烟斗,在美国驻东京大使馆官邸的长廊散步。这条长廊有一百多米长,足够他机械地迈开他那军人的大步。院子里四只古老的带绿漆铁斗的玻璃角灯幽幽地照射在“田”字形花圃的花丛中,那些白天在马蹄莲、百合和郁金香花间嘤嘤飞舞的蜜蜂都不见了,只有那沁人心脾的一缕缕幽香四处飘散。

麦克阿瑟已经七十岁了,他依然坐在美国驻远东部队总司令的位置上。这位五星上将看上去完全不像他的实际年龄那般衰老,他腰板直挺,高高的个子,清瘦而漂亮,他的助手和密友惠特尼少将说他的脊柱仿佛是一根旗杆。他头发乌黑,只在鬓角染了些许白霜,他的眼睛甚至也是黑的,颇像东方人,可从他的脸形和气质来看,那确是典型的西方血统了。他十二岁的儿子阿瑟从餐厅里走出来,问:“爸爸,我们今天看什

么片子？”

麦克阿瑟一见儿子，眼睛立刻放出温和慈爱的光来。这是他唯一的儿子，从出生后就没有回过美国，而是随着父亲在太平洋沿岸和岛屿上漂泊。

麦克阿瑟从 1945 年把日本使馆这栋房子选做他的官邸以后，就养成了一种习惯，除了周日，每天晚上要在大餐厅里放一部好莱坞电影。不但自家人，还有中国保姆阿珠、事实上成为大管家的哈佛上校，也一起观看，连警卫人员、厨师他也请来一起看，这成了他的一个“保留节目”了。麦克阿瑟停下脚步，笑眯眯地对小阿瑟说：“你妈妈挑了一部《哈姆雷特》。”

“不看，不看。”小阿瑟叫道，“我喜欢看打仗的片子！”

麦克阿瑟说：“你才十二岁，就跟我打了十二年仗，从菲律宾的巴丹半岛到澳大利亚，再打回菲律宾，在塔克洛班的雷德海滩登陆，你还没有听够枪声吗？”

小阿瑟说：“你不是说，麦克阿瑟的儿子必须成为将军吗？”

麦克阿瑟欣慰地说：“是的。你的祖父是将军，你的伯父是将军，我们是将军世家嘛。”

小阿瑟说：“妈妈说，自从不打仗了，你就觉得什么都没有意思了。”

“是吗？”麦克阿瑟哈哈大笑起来，“那我不是‘战争狂人’了吗？”

这时麦克阿瑟的妻子珍妮·玛丽·费尔克洛斯笑盈盈地接话说：“大家都叫你‘军中恺撒’，这和‘战争狂人’也没有多大区别吧？”

麦克阿瑟也笑了。

珍妮今年五十二岁，可看上去只像三十多岁，她是当年麦克阿瑟第三次去菲律宾任职时在船上认识的。那时他俩搭乘同一条船，想到中国上海去旅游，费尔克洛斯小姐时年三十七岁，尚待字闺中。这个娇弱而端庄秀丽的女子先是得到了麦克阿瑟妈妈的喜欢，随后与麦克阿瑟共坠爱河。这个田纳西州面粉厂主的女儿，天生有着叛逆的性格，矜持而勇敢。结果是她到底没有去成上海，倒是在神父的祝福声中成了麦

克阿瑟的妻子。

珍妮问：“你们在说什么？”

麦克阿瑟说：“我们的儿子不想看言情片、复仇片，要看战争片。”

珍妮说：“那就再看一遍《乱世佳人》吧！”

麦克阿瑟说：“那不还是言情片吗？”

珍妮说：“是南北战争时代呀！”

麦克阿瑟笑了：“我明白了，你和影片里大庄园主的女儿郝思嘉是同样出身，因此同病相怜！”

这倒让他说对了。珍妮的祖父就当过南部联邦陆军上尉，她从小就是听着南北战争的故事长大的。也许因为《乱世佳人》的作者就是带着同情南方的观点和韵味写这部书的，这令珍妮感到亲切。而此前麦克阿瑟却告诉过他的夫人，不幸的是麦克阿瑟的父亲作为北方勇士，代表着正义一方，曾在传教士山和石河同珍妮的祖父真刀真枪地对垒过。

麦克阿瑟这时妥协地说：“那好吧，让我们的郝思嘉小姐借机重温一回庄园主子的好梦吧，就重看《乱世佳人》！”

几个人都笑了起来。小阿瑟却说：“《乱世佳人》也没意思，我要看《西线无战事》。”

麦克阿瑟耸耸肩，说：“那就要叫哈佛叔叔去调片子了，今晚怕来不及。”

小阿瑟说：“别的不看。”

麦克阿瑟只好大声呼唤哈佛去借片子，同时在心底叹息了一声：五年，已经五年没有战事了！没有战争，将军是无可建树的，想起太平洋战争那炮火连天、一夕数惊的生活来，那才有味。按照美国的法规，他六十四岁就该卸下戎装去过养老生活了，可日本离不开他。日本人从上到下，无论裕仁天皇、吉田茂总理大臣，还是平民百姓，都把麦克阿瑟当成了崇拜的偶像和救世主。也许正因为此，他拖到了七十岁尚未退役。而这五年，恰恰是他感到手心发痒的五年。军人和安宁是格格不入的，这话是哪个统帅说过的，麦克阿瑟忘记了，可他却把这话记得牢牢的。



就在麦克阿瑟在他东京官邸的小放映厅里看《西线无战事》的时候，位于日本海西面的朝鲜“三八线”上，却爆发了意想不到的战事。

此时远在汉城的军官俱乐部是听不到炮声的，达官贵人和军官们照例在这灯红酒绿的销金窟跳舞、玩乐，度他们的周末。美国驻大韩民国大使约翰·穆乔正在舞池里搂着韩国少女跳得起劲。穆乔是个五十岁的快乐单身汉，平时总是穿着整洁的礼服，白胖的圆脸上永远挂着绅士派头的笑容。他是个有学问的人，出生于意大利，在拉丁美洲做过事，精通英、意、法和西班牙文，是个干练的外交官。他不结婚不等于精神生活空虚，他是舞厅的常客，而且舞伴常常变为情侣。他喜欢哼西班牙情歌，每天都无忧无虑的样子，反正在这里可干的事并不很多。李承晚1948年才建国，不过两年的历史。穆乔觉得，杜鲁门政府对待李承晚政府比对待日本差远了，不可同日而语，似乎李承晚政府在美国的政治链轨上是一个可有可无的环节。

汗流浹背的穆乔被美国顾问团的豪斯曼上尉拉出舞厅时，他晃晃大脑袋，不耐烦地问：“怎么了？”

“‘三八线’上炮声隆隆，战争爆发了。”豪斯曼上尉郑重地说。

穆乔并不怎么惊讶。他认为，朝鲜半岛的战火是不可避免的，只是哪一天点燃而已。李承晚决不把北纬三十八度线当成“国界”，金日成又何尝不想用武力统一朝鲜呢？

“可笑的‘三八线’。”穆乔在灯光昏暗的门厅里轻声笑笑，说，“‘三八线’本来是个地理学的名词嘛。”

当然是这样。

1945年，因为日本突然宣布无条件投降而造成朝鲜的真空，为划分在朝鲜对日寇受降范围，美国五角大楼陆军上校查尔斯·博尼斯蒂尔武断地在《朝鲜地图》上拦腰画了一条线，它就是地理学概念的北纬三十

八度线。人们也许从未想过，围绕这条纬度线，五年后竟然展开了一场正义与邪恶的生死搏斗。

穆乔已经不可能回到舞厅翩翩起舞了，他对豪斯曼说：“走吧，我们去看看究竟，是大打还是边境的小摩擦。”

### 3

“三八线”上榴弹炮、自行火炮的轰鸣同样惊扰了李承晚总统的梦。他倒没有周末狂欢的嗜好，处理了一些公务后，10点钟就休息了，他毕竟是七十五岁的人了。

凌晨3点，陆军参谋长蔡秉德少将再也不能等到天亮了，他叫醒了梦中的李承晚。李承晚知道出了大事，他打开床头灯，不理睬妻子的埋怨，摸索着穿衣服。在年轻时代领导反抗日本占领者斗争的年月里，他坐过牢受过非刑，左手的手指头落下了残疾，不能弯曲，所以穿衣服的动作很慢。

蔡秉德体重超过150公斤，特制的军服被他那身肥肉撑得圆圆滚滚的，大脑袋架在肩上，看不到脖子。他向总统报告，他的第七师遭到了朝鲜人民军的突然袭击，防线已被突破，他们正长驱直入，形势很危急。

“为什么不反击？”李承晚那清癯干瘦的脸上现出怒色。

蔡胖子说：“我已下令全线抗击。可是，可是……总统知道的……”他下边要说什么，李承晚当然意会。无论从军队的数量、装备还是素质来说，韩国军队都远远比不上对方。

现在怎么办？他只有一条路：向美国求援。美国当初撤兵时有过承诺。

李承晚听到了雷声，外面正下着瓢泼大雨。他打发走了蔡胖子，叫他命令部队全线反击，拖住敌人，他亲自给驻美大使约翰·张打电话，他也必须直接找麦克阿瑟。同麦克阿瑟打了几年交道，他强烈地感到，麦克阿瑟是个仗义的军人，一切事情在他那里都十分简单，而求得华盛顿



的援助却要走好多程序。他最先打通了麦克阿瑟的东京官邸，他看看表，凌晨3点半。电话铃响了好一阵，才有人接。

李承晚是用英语呼叫的。

对方答：“远东美军司令部值班室。”连通常礼貌的“你好”也省略了。

李承晚说：“我是李承晚！李承晚啊！十万火急，请麦克阿瑟司令官讲话！”

值班上校哈佛打着哈欠，喝了一口凉咖啡，说：“总统先生，我提醒您，现在是凌晨3点半，您该知道什么时候打来电话才合适。”

李承晚脑门沁汗，气愤地捶桌子大叫：“你听着，混蛋！美国公民在韩国将一个个地死去，而你却让你的将军睡大觉！”

不知什么时候，李承晚夫人穿着睡袍走出来，惊慌地用手去捂话筒。

李承晚甩开她。

哈佛妥协了：“好，我试试看……”他知道麦克阿瑟与李承晚的私交不错，没有紧急大事，李承晚这个在美国拿了博士学位的人，不会不懂起码的礼貌。他小心翼翼地把电话开关扳到了麦克阿瑟的卧室里去。

铃声使麦克阿瑟惊醒地坐了起来，他打开了床头地灯，看看表。

麦克阿瑟抓起听筒说：“李总统，我想你不会是失眠，想找个人聊天吧？”

李承晚的叫嚷声震耳欲聋：“战争爆发了！我们顶不住了！”

“战争？”麦克阿瑟一下子坐直了。

一直懒洋洋躺在被子里不动的夫人珍妮也警觉地坐了起来。

麦克阿瑟咕噜了一句：“昨天晚上还在看《西线无战事》，西线现在开火了？”

李承晚大声问：“你说‘西线无战事’？打得很凶啊！你的国家稍稍关心一下，我们也不会落到这地步，我多次警告过你们，现在你必须救我们！”

李承晚所以发牢骚，麦克阿瑟认为事出有因。1945年12月，美国

和苏联正式同意对朝鲜实行五年托管,但不久,美国就把驻朝鲜美军霍奇部队撤走了。杜鲁门说:“美国不能这样不能自拔地卷入朝鲜局势。”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公开说“朝鲜的战略价值不大”,因而认为对朝鲜承担义务是“不明智、不切实际的”。只有麦克阿瑟对朝鲜战略地位的估价与众不同。1948年8月15日,当李承晚举行总统就职典礼时,麦克阿瑟飞到汉城光临盛典,这是他在日本五年中的两次出访之一,也正因为有这层缘分,李承晚第一个向他告急。

麦克阿瑟决不想敷衍李承晚,他意识到美国在朝鲜半岛的战略利益受到了挑战。

麦克阿瑟说了一句:“好像大韩民国总统是我的雇员!”他从床头拿起特制的玉米棒心烟斗,摁了烟丝,点燃,说:“别慌,我的博士朋友,还没到世界末日。”他看看表,“天亮后,我先派出十架野马式战斗机飞过去,再给你拨去几十门大口径的榴弹炮。”

李承晚焦急地说:“将军是在敷衍我吗?我要的不仅仅是飞机、大炮。我的军队正在向后溃退,你们美国人不出兵,我看是扭转不了局面的。”

麦克阿瑟说:“出兵,事关重大呀……”

李承晚打断他:“你们有过诺言,要帮助我们统一,你们究竟做了什么?”

麦克阿瑟说:“朋友,如果我是总统,我现在就发令,让第八集团军在朝鲜登陆。可现在,我得请示,请你耐心地等待。”他放下电话,弹跳一般从床上挺起身迅速地穿衣服。

珍妮说:“难怪人家叫你‘军中恺撒’,一听见打仗,就变成了顽童,你已经七十岁了!”

麦克阿瑟正在打领带,他说:“没听说有‘百岁顽童’吗?何况七十岁?”他挂上手枪,在穿衣镜里欣赏自己依旧不减当年的英姿。他自我欣赏地说:“是的,我已经七十岁了,没想到我有可能第四次被卷入战争。你忘了吗?九年前我在马尼拉,也是在睡梦中被叫醒,投入了战争

漩涡。”

珍妮拥衾而坐：“亲爱的，一定要打，让别人去吧。我可不愿在大炮的催眠曲里做噩梦，我可不想再闷在潜艇里逃生了。”

她说的是1942年2月20日的可怕撤退，她同麦克阿瑟、小阿瑟、保姆阿珠，还有菲律宾总统奎松一家人，挤在“旗鱼号”潜水艇里，从科雷吉乌多尔岛沉入海底，在幽深得怕人的棺材一样的铁盒子里逃往澳大利亚。她事后多少年都像在噩梦中，她总是觉得日本人的水下鱼雷正像大鲨鱼一样向他们的潜艇射来……

麦克阿瑟吐了一口浓烟，说：“我呢，听不见炮声倒是睡不好觉。”他怪笑了几声，就大步走到外面的军官值班室，副官哈佛上校正在听电话，一见麦克阿瑟出来，就送过话筒：“阿尔蒙德参谋长电话。”

麦克阿瑟接过听筒：“是我，当然是炮声把我吵醒的。什么？你已经接到了朝鲜事件的六个报告？你问我吗？我们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软弱招致了共产党人采取行动。”

阿尔蒙德说：“李承晚这个新生的共和国，是我们操持建立的，我们似有道义上的责任。”

麦克阿瑟嗤之以鼻：“可参谋长联席会议把我皮抽筋剥，远东只剩了四个师，我怎么帮助人家？”他不等阿尔蒙德再说什么，简短地说，“马上过来吧，当面谈。”

放下电话，麦克阿瑟对哈佛上校说：“去叫人，惠特尼将军、斯特拉特迈耶将军、沃克将军，还有威洛比将军。”

哈佛看了看墙上的挂钟，似有难色。

麦克阿瑟拉开厚重的窗帷，看着护城河和河对岸的日本皇宫仍沉浸在夜色中。他说：“难道他们有权利比我多睡懒觉吗？”

哈佛“是”了一声，悄然退出。

## 4

世界上每一根政治神经都是敏感的。毛泽东最早感应到了“三八线”上那根神经的律动。田家英秘书已经奉命找来了一幅《朝鲜半岛全图》，挂在了颐年堂里。毛泽东走近地图，神情专注地看着。

周恩来进来，毛泽东并未听见脚步声。他也过来看地图。

毛泽东转过身来。两人四目相对，都没有说什么。

毛泽东坐在沙发上，点烟，慢慢摇了摇火柴，火柴扔到了烟缸外，这种“失误”在毛泽东来说并不多见。周恩来拾起火柴杆，吹灭，放进烟缸。过了许久，毛泽东像自言自语地说：“我们不想看到的事情到底发生了。”

周恩来目视着他未表态。

“是祸是福呢？”毛泽东像在自问自答。

周恩来说：“如果美国干涉，就会出现很棘手的事情。南北朝鲜的统一，是人家自己的事嘛。”

毛泽东仍按他的思路说下去：“‘祸兮福所倚，福兮祸所伏’，既来了，就正视它吧。”

周恩来说：“让外交部同金日成联系一下吧，情况尚不明了。”他给毛泽东带来了一份美国出的《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》，上面有一幅远东地图，图上有几个红色箭头，分别由朝鲜、日本两国和中国台湾指向中国大陆。他认为这是他们蓄谋已久的，不然不会连飞行距离都标识得清清楚楚。

毛泽东看了看，说：“艾奇逊之流，对于中国的认识水平，不如我们的一个普通战士。”

周恩来懂得，毛泽东认为艾奇逊、杜鲁门低估了新中国。

毛泽东用自嘲的口气说：“我们倒是想铸剑为犁呀，其奈烽火又起何？”

周恩来理解他为什么这样说。就在两天前，毛泽东在全国政治协

商会议闭幕会上还说，中国人民将经受两种艰巨考验：战争和土地改革。他说，战争这一关，已经过去了，话音没落，战争的阴云又刮到头上来了。周恩来说：“这就叫树欲静而风不止呀。”

毛泽东说：“‘使乌获疾引牛尾，尾绝力尽而牛不可行，逆也。’这是《吕氏春秋》上的话。这个叫乌获的人是大力士，扯着牛尾巴想使牛倒着走，结果牛尾巴拽断了也没用。我看杜鲁门就是这个异想天开的乌获。”

周恩来说：“我们也得看到，国内外好多人都被这个拽牛尾巴的大力士吓住了，迷信他呢。”

毛泽东说：“‘兵不可玩，玩则无威；兵不可废，废则召寇。’”他引用的是汉代刘向的话。

周恩来说：“兵无常势，水无常形，我们还是要以不变应万变。”

毛泽东在屋子里沉思着踱了几步，像是自言自语地说：“为谋于未然，方能免灾。也许，我们不得不修正全力以赴恢复经济的计划了。”此前，毛泽东已着手精简、复员部队。以攻打万心群岛和木船解放海南岛的战例来看，尽管我们的海军尚在襁褓中，但最终把蒋介石赶下大海，当不是什么大事。如果朝鲜半岛局势恶化，那就另当别论了。他并没有把朝鲜战事当成一般的外事对待，他急于想知道苏联的态度。

## 5

斯大林也不平静。“三八线”交火后两小时，苏联驻韩国大使史蒂科夫就发来了急电。他也是从梦中惊醒的，他来到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，天还没亮透。他沉静地在宽大得如同教堂的办公室里走来走去，烟斗一丝烟也不冒。

莫洛托夫走了进来。

斯大林看也不看他：“证实了吗？”

莫洛托夫说：“是的，斯大林同志。金日成打得很顺利，已经越过了‘三八线’，北南双方都指责是对方先开的第一枪。”

斯大林轻轻摇着烟斗：“这并不重要。也许，战后刚刚获得的和平，会因为局部战争而被破坏，你想过后果吗？”

莫洛托夫说：“高兴的是美国，他们在欧洲占不到便宜，就想要在亚洲放把火。”

斯大林说：“密切注意事态发展，指示使馆要每天报告。”

莫洛托夫说：“我会安排。”

斯大林问：“马立克那边怎么样？”

“尚无消息！”莫洛托夫说，“美国方面还没有做出反应。我们九个月前爆炸了第一个核装置，我想，无论如何对他们都是一个要皱眉头的事，山姆大叔不是独家经营了。”

斯大林持重地淡淡一笑。过了一会儿，他说：“美国的战略重点在欧洲啊。”

莫洛托夫没有回答，这是不言而喻的。但他明白，这并不等于说杜鲁门不会在远东冒险。

斯大林并不担心金日成的实力，相信他会不费吹灰之力就把李承晚打个落花流水，但前提是美国袖手旁观。倘若杜鲁门发了疯呢？那问题可就复杂、严重了。他知道那后果是什么，不过他现在还不想过早地说什么，只想静观其变。

## 6

李承晚费了好大力气才接通了驻美大使约翰·张的电话，叫他立刻去见杜鲁门总统。约翰·张感到很为难，时值周末，杜鲁门正在密苏里州独立城老家度假，美国人视假日如私有财产，那是不可侵犯的。迫于总统的再三催迫，他打通了国务卿迪安·艾奇逊的电话。艾奇逊是个学者型的外交家，即使不高兴有人打扰他休假，也不会像杜鲁门那样动辄发火。

艾奇逊的电话打到杜鲁门乡间别墅时，正是美国东部时间 25 日的

傍晚，矮胖敦实戴一副没边眼镜的杜鲁门正坐在露台上看报。女儿玛格丽特听见电话铃响，跑过去接：“早安，噢，是你呀！”她冲露台叫道，“爸爸，是迪安·艾奇逊，他说有重要事情。”

杜鲁门走过来接电话：“假日快乐，迪安！”他的嗓子低沉而沙哑，他的政敌常常骂他为“一只公鸭”。

艾奇逊通报了朝鲜战争爆发的消息，他有几分幽默地对休假的总统说：“恐怕谈不上假日快乐了，总统先生！朝鲜半岛打起来了，李承晚支撑不住了。”

杜鲁门火了，大叫：“迪安，不管怎样，必须挡住！我连夜飞回去。”

艾奇逊说：“冒险夜航大可不必。”

杜鲁门说：“你看该怎么办？”

艾奇逊说：“我已授权助理国务卿希克森安排一次联合国安理会紧急会议，总统同意吗？”

“这是个好主意。”杜鲁门说，“我一回去，马上召集顾问们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开会。现在强大的苏联军队威胁着伊朗和土耳其，他们庞大的部队驻扎在东德，我怀疑也是苏联人在背后支持着朝鲜。”

艾奇逊说：“我不大相信斯大林就这样无所顾忌地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。”

杜鲁门说：“但愿我们是神经过敏，可我们要做大打的准备。”

艾奇逊问：“在哪儿开会？”

“布莱尔大厦。”杜鲁门一放下电话马上用他那有些沙哑的嗓门大吼，“快，叫专机，马上去机场！”

夫人与女儿无奈地耸耸肩，看着怒狮般的他。杜鲁门马上告诉夫人收拾行李，又通知机场，让总统专机“独立号”做好飞行准备。

“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吗？”夫人惴惴不安地问。

“我们不希望。”杜鲁门用他那排长喊操的嗓子大声说，“来了也没办法！”他并没有什么惊慌表示，这位六十六岁的总统下令在日本投放原子弹，其胆大的程度便不言而喻了。



麦克阿瑟和考特尼·惠特尼乘坐的吉普车在繁忙的横滨码头前停住。这里是五年前美国占领军登陆的地方，他的军机也正是在横滨厚木机场降落的，现在横滨是美军的军港之一。

麦克阿瑟穿着卡其布夏军装，头戴镶有金边的软帽，戴飞行墨镜。他走下车来，看着美国兵在码头和军舰上忙碌。

惠特尼是跟随麦克阿瑟多年的助手，他的名义是行政处处长，其实什么都管。每天早上，麦克阿瑟上班前，惠特尼要准时从远东司令部所在地的第一大厦打来电话，报告国内外要闻，包括球赛消息，麦克阿瑟是正宗的“足球迷”，这在迷恋橄榄球的美国来说是不多见的。惠特尼是远东美军司令部里唯一可以不预约、不通报就可以进入麦克阿瑟办公室的人，其受信任的程度可见一斑。此时，这位戴少将领章的惠特尼完全知道麦克阿瑟在想什么，没有人比他更了解麦克阿瑟了：“将军，这也许是一次在亚洲抵制共产党势力的良机。”

麦克阿瑟会意地冲他一笑，说：“考特尼，你没有白白跟我。”

一箱箱炮弹、一门门大炮在吊装，准备支援李承晚。惠特尼说：“光有这些，怕无济于事。李承晚未必是金日成的对手。”

麦克阿瑟说：“难道我们能袖手旁观吗？”

惠特尼说：“不知道华盛顿是什么意思。”

麦克阿瑟掏出了玉米棒心烟斗说：“我是远东司令。”

惠特尼只好缄口。他明白，麦克阿瑟要用他的威望和影响力来我行我素了。杜鲁门身为总统，唯一奈何不得的就是麦克阿瑟。1945年麦克阿瑟被任命为盟军占领日本的最高统帅时，正是他名气和声望如日中天的时候，连杜鲁门也想借他的声威风光一番，两次请他回国，想为他开盛大欢迎会，可麦克阿瑟并不买总统的账，居然两次不给杜鲁门面子，两次以“日本公务繁忙脱不开身”为由，拒绝返美，而且自作主张，将

驻日美军由四十万人减为二十万。杜鲁门居然奈何不了他。他私下里称麦克阿瑟为“黠武主义者”，那可能是因为麦克阿瑟为军备问题攻击过现政府。在一次演讲中，麦克阿瑟激动得大声叫喊：“由于忽视国防而湮没的显赫一时的文明古国有多少？罗马、迦太基何在？拜占庭帝国何在？垂死呼号不为世人所闻的朝鲜何在？”现在，朝鲜不是出事了吗？这再次证实了他的远见。难道介入朝鲜战争的大事，麦克阿瑟也敢独断专行吗？惠特尼知道他不会出格，但先期为南韩运送武器已经有点“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”的味道。

## 8

白宫内部正在修葺，许多重大的国事活动都在豪华的布莱尔大厦举行。布莱尔大厦古朴典雅、装潢考究，水晶大吊灯华彩四射。

今天的布莱尔大厦聚会，名义上是一次聚餐会，可与会者都掂得出它的分量，只看与会者的官职就知道了。杜鲁门端坐条形餐桌一端，分坐两侧的政府要员是：国防部长路易斯·约翰逊、副国务卿詹姆斯·韦伯、陆军部长弗克兰·佩斯、海军部长弗朗西斯·马修斯、空军部长托马斯·芬勒特、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·布莱德雷、陆军参谋长劳顿·柯林斯、空军参谋长霍伊特·范登堡、海军作战部部长福雷斯特·谢尔曼、无任所大使菲利普·杰塞普、助理国务卿迪安·腊斯克、助理国务卿约翰·希克森。

侍应生们穿梭上菜、上酒。

杜鲁门不慌不忙地切着烤火鸡。他心里有底。四个小时前，联合国安理会在成功湖召开了讨论朝鲜内战爆发后的紧急会议，表决结果，南斯拉夫投了反对票，埃及、印度投了弃权票。就是说，以七票赞成通过了美国提出的动议：谴责朝鲜对韩国的侵略。

关键是苏联代表马立克没有出席。为了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一事，苏联抗议安理会的不公正做法，已经好长时间拒绝到会。也